

劔

筭

劍筴第八卷標目

柔武篇

凡三十六事
凡四十二條

鮫骸劍

丈夫劍

君子劍

稅劍

獻錕鍔之劍

劍大

兵尚劍

鑄劍爲農器

美金劍

却劍撥

雅琴奏劍

獻步光之劍

韋劍

水劍疆越

勸賣劍

劍循行

賜呼韓邪玉具劍

藥劍傷

漢賜南單于珪劍

賜北匈奴斬馬劍

陳兵見劍

賜北匈奴玉具劍

異國進百金劍

賜匈奴玉劍四具

賜兜樓儲玉具劍

魏賜匈奴珽劍

封劍送行臺

真臘劍

諸王利利劍

援劍

火精劍

碎劍匣

身吞劍

樂浪人獻劍

石擊劍

劍信

劔筴第八

明甄嶷錢希言撰

雲間董其昌訂正

臨川鄭元昭授鈔

柔武篇

不動金鼓故曰柔武四方無拂
奄有天下此逸周書之辭也

論曰禮義之俗成于富厚忠敬之道可
施蠻貊聖王所以拱揖指麾不降席而
賓四海者誠之至也故曰飛鳥淵魚之
應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
而蒙化者焉董子不云乎上之化下下

之從上猶金之在鎔惟冶者所鑄是以
君子論劔先柔武不柔武而能綏遠服
衆無敵于天下者未嘗有也夫霍鳴成
其子和中孚格以豚魚銅山崩于西霧
鐘應于東感動之理所從來遠矣况乎
荒外從風鳳麀翔舞下及微蠹咸得其
所豈偶然哉豈偶然哉非至誠孰能致
是乎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筴柔武

鮫鼈劍

伊尹受命于湯爲四方令曰臣請正東苻
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翦髮文

身請令以魚皮之鞞鮫鼈利劍爲獻

鞞刀削鼈

盾也以鮫皮作之鮫文魚也後漢志佩刀之飾半鮫魚鱗山海經注鮫皮可飾刀劍口即本草所稱沙魚也廣記云鮫魚出合浦長三丈背上有甲珠文堅強可以飾刃

劍又可以鑊物

周書

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

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

非其所有而當遠求

于民故不利也

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

得而不貴其爲四方獻令

制其品罷之令

伊尹受

命于是爲四方令曰臣請正東苻婁仇州

伊憲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鬻文身

十者東夷蠻越

之別稱翦髮文身因其事以名之也

謂令以魚支之鞞口劍

之醬鮫厥利劍爲獻

鞞刀削劍魚各厥有也鮫皮作五鮫支

也正南甌鄧桂國揜子產里百濮九茵

六者

南蠻之
別名

請令以珠璣璠瑁象齒文犀翠羽

茵鶴短狗爲獻

璣似珠而小茵鶴可用爲
旌翳短狗狗之善者也

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已闌耳貫胸雕題

離丘漆齒

九者西戎之別名也闌耳貫胸
雕題漆齒等亦因其事以名之

也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

爲獻

江歷珠名龍
解角得也

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

他日略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嬖犂其

龍東胡

十二者北狄之別名也戎狄秋
在西北界戎翟之間國名也請

劍筴

卷八

柔武

三

翠嶺寶堂

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良弓爲獻

湯曰善

周書

楊炯少室山碑稽其殷令有文犀利劍之效珍

丈夫劍

西海外丈夫國在維鳥山之北其爲人衣

冠而帶劍

郭璞注殷帝太戊使王孟采藥從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終

身無妻而生二子從形中出其父即死是爲丈夫民

山海經

君子劔

君子國人衣冠帶劔使兩虎民衣野絲子
禮讓不爭土千里多薰或作堇華之草民多

疾風氣故人不蕃息好讓故爲君子國一

曰在肝榆之尸國

薰草朝生夕死大極山西有采華之草服之乃

通萬里之言博物志

東海之外大壑

詩含神霧曰東注無底之谷謂此壑也離騷曰降土

大壑少昊之國

少昊金天氏帝摯之號也

少昊孺帝顓頊

于此

孺義未詳

棄其琴瑟

言其室中有琴瑟也

有東口之

山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

亦使虎豹好謙讓也

有司幽之國帝俊生晏龍生司幽司幽生

思士不妻思女不夫

言其人直思感而氣通無配而生于此

莊生所謂白鵠相視眸子不運而感風化之類也

食黍食獸是使

四鳥有大阿之山者

山海經

稅劍

武王克商散軍而郊射左貍首右騶虞裨

冕搢笏而扇賁之士脫劍故淮南子云武
王解劍帶笏以示無仇

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

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

紂死箕子亡之朝
鮮舊居空故柴護

也之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

破鼓折枹

浮

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

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

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

淮南子

唐王粲賦欲廓文德先韜武功倒干戈
而是載鑄劔戟以欣同

獻錕鍔之劔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鍔之劔火浣
之布其劔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
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于火布則
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
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

果于自信果于誣理哉

孔子

劔六

民生而有欲有惡有樂有哀有德有則則
有九聚德有五珪哀有四忍樂有三豐惡
有二咎欲有一極

廣演其義也

極有七事咎有

三屋豐有三頻忍有四教珪有五大聚有

九酌

入敷陳也

九酌一取允移人二宗傑以觀

三發滯以正民貸官以屬五人曰必禮六

往來取此七商貿易資八農人美利九

竈可動

此言所酌爲政之事
英傑人當親之地也

五大一大知

率謀二大武劔勇三大工賦事四大商行

賂五大農假貸

言之爲謀之即恤貧
振施老也

汲冢周書

兵尚劔

旗物尚白

金丹事
故尚白

兵尚劔

象金性
之利也

刑則紹

昧斷絕

其刑則斷盡之
昧斷絕而戮之也

始乎無端道也

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

量則衆彊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

兩者備施

兩者謂道德也

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

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

令和令故能習習故能借

借謂同爲其事

借習以

悉

悉盡也

莫之能傷也此居于圖而方之外

管子

鑄劍爲農器

孔子北游登于農山之上

一作景山子路又作戎山子路

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登

高望下使人心悲於是致思無所不至矣

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

願得赤羽若日白羽若月兵車旗幟皆插羽鐘鼓

之音上震于天旌旗繽紛繽紛冗亂貌下蟠于

地獨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攘猶辟也

舉旗執鉞舉取也而獻其首曰鉞不服者殺唯由能之使

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

乎子貢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于泝瀆之

野

泝瀆空曠貌

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

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

兵凶事故尚縞素

陳說

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辨哉士乎僂僂者乎顏回退而不言孔子曰回來汝獨無願乎回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對曰回

卷之八 二十七

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

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敷

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

不越不深鑿也鑄劍戟以為農器戟有枝兵也放牛

馬于原陂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鬥

之患如此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

其辨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

子路抗手而問曰夫子何選焉選猶擇也孔子

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辭則顏氏之子有

之矣

孔子家語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
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
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子路曰願得白
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
旗翩翩翻下蟠于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
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爲我從焉

劍筴

卷八

赤武

九

翠樓集

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于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者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辨哉士乎僊僊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

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筐而藏堯
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
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
池不越鍛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
戰鬪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
僊僊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妣妣者乎
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
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笏而從顏氏

子也

劉向說苑

起自周武王之制也武王伐紂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埜鑄劔戟以爲農器示天下不復用兵武王以安必防危理必防亂故設弓匣劔以軍儀示不忘武也舊儀鞞韞三仗首秣額紅謂之繫韞三仗也

馬縉中華古今注

唐裴晉公鑄劔戟爲農器賦皇帝之嗣

位十三載寰宇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
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

美金劔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于公擇其寡功
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
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一
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而於子之屬
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

長弟聞于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
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
焉曰于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
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
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于子之
屬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長弟于鄉里驕躁
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
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于是

乎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疆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可謂一霸王之功也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

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爲

之奈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脇

二戟輕罪入蘭盾鞞革二戟

蘭即所謂蘭
錡兵架也鞞

革重革當心制
之可以禦矢

小罪入以金鈞

三十金鈞

分

宥薄罪入以半鈞

分宥謂從坐者分
其首犯而寬宥之

無坐

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

矢以罰之

謂其人自亡所坐而被抑屈爲
訟者正當禁之三日得其不直

未入也

美金以鑄戈劔矛戟試諸狗馬

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擣試諸木土

夷鉏類也

鋸擣鑿類也

管子

却劔揆

定公會齊侯夾谷揖讓登酌獻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于是旄旒羽韍矛戟劔揆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

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

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

韓詩外傳

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

將欲行盟會之禮

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

呼羣

譟曰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

侯

階會壇

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

爲命司馬止之

兩君會合以結親好而齊人欲執魯君此無禮之甚

故謂之夷狄之民司馬主兵之官使禦止之

齊侯逡巡而謝曰

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

率其君與之行古入之道二三獨率我而

入夷狄之俗何爲屬語也夫人謂孔子也齊人欲執魯君是夷狄

行之優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優

其名也幕帳也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

欲啗笑魯君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

謹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齊侯自頻谷歸謂晏子曰寡人

獲過于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

劍筴

卷八

秦武

西

翠帽草堂
二百全

之款
原傳

雅琴奏劍

句踐徙治山北引屬東海內外越別封削
焉句踐伐吳伯關東從瑯邪起觀臺臺周
七里以望東淮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
居無幾躬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
先王雅琴治禮往奏句踐乃身被賜一作陽又
繡夷之甲帶步光之劍仗物盧之矛出死

士三百人爲陣關下孔子有頃姚稽

一作爲陣

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句踐喟然歎曰夫越性□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爲車以楫爲馬往若颶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

越絕書

獻步光之劍

子貢遂南見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

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權易移也

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私有也與吳

爭疆甚爲王患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

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威暴齊而服疆晉

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疆齊願王不疑

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

左傳 吳元年吳王攻越

十夫 報 僑 李 入 越

越王今苦身養士

有報吳之心待我伐越然後可

史記作子待我伐越而

子聽

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

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

為齊所有

且王

方以存亡繼絕為名

存亡國繼絕世

夫伐小越而

畏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

約

不窮若其約約小者

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

存越示諸侯以仁

不窮約

救魯

不絕世

伐齊威

加晉國

不避難不失時

諸侯必相率而朝吳伯業

劍筴

卷八

系武

六

單據上堂

成矣若王必惡越

惡猶畏也

臣請東見越君令

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然後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

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者危也三者舉

事之大患也越王頓首再拜曰孤少失前

人勾踐父內不量史作孤嘗乃與吳戰困

于會稽痛入于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

得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得復仇則

遂問子貢問計安子貢曰吳王爲人暴猛

群臣不堪國家敝于數音朔戰士卒弗忍百

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歿太宰嚭用

事

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
奔吳事夫差爲太宰

順君之過以安

其私此則報吳之時也今王誠發士卒佐

之

佐之
伐齊

以徼其志

擊射
其志

重珪以悅其心卑

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之

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請北見晉君令其

攻之吳銳兵盡于齊重甲困于晉而王制

其敝此滅吳必矣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

伸者也越王大悅許諾送子貢金百鎰

十三

四兩爲劍二矛二矛建于兵車長丈二尺子貢不受

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
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
抵罪于吳軍敗身辱棲于會序國爲虛葬
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
敢忘何謀之敢慮不敢復自它計後五日越王悉
境內之兵使大夫種頓首言于吳王曰東
海役臣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于左

右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
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
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
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鍊屈盧之矛步光之
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
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
人之國悉人之衆及從其君不義□□□
弊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

于是吳王乃發九郡之兵以伐齊

孔子家語

子貢去越，越王送之金百鎰，珪劍一良馬。二子貢不受，遂行至吳，報吳王曰：「敬以下吏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似將使使者來。」子貢至五日，越使果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使臣種敢修下吏問于左右，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扶弱，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臣以先人之藏器甲二十領，屈盧之

第... 三... 二... 三...
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

吳越春秋

魏曹植七啓步光之劍華藻繇縹飾以
文犀雕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荆
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利隨波截鴻
水不漸刃

韋劍

孝文皇帝之時當耋耆老皆聞見之貴爲
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

弋黑色也
綈厚縵也

足履

革舄

革生皮也不用
柔韋言險率也

以韋帶劔

但空用韋
不加飾

莞蒲爲席

莞夫離也今謂之葱蒲
是也蒲爲席亦尚質也

兵木無

刃

兵器如木而無刃
言不大治兵器也

衣緼無文

緼亂絮也
言內有亂

絮上無文采
也緼於粉反

集上書囊以爲殿帷

集謂合
聚也

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

麗美也準
平法也

於是

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

漢東方諫
武帝書

南齊崔祖思建元元年爲給事黃門侍郎

上太祖陳政事啓云漢文集上書囊以爲

殿帷身衣弋綈以爲帶劔歷觀帝王未嘗
不以約素興侈麗亡也

南齊書

水劔疆越

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鉤深
圖遠之意探冒頤之罪校平城之讎遂命

票騎

西京賦將軍霍去病也

勤任衛青勇惟鷹揚軍如

流星深之匈奴割裂王庭席卷漠北叩勒
祁連橫分單于屠裂百蠻燒剽帳擊闕氏

燔康居灰珍奇

康居西域國也居音渠

椎鳴鏑

前書

作鳴鏑今之號箭也

釘鹿蠡

蠡音離句奴有左右馬鹿蠡王前書作谷蠡

阬岍獲昆彌

昆彌西域國名也

虜傲侏

方言侏養馬人字書

侏音真無傲字諸家並曰傲侏爲粟

驅騾

驢馭宛馬

宛國名也

鞭馱騃

馱馬也馱音決騃音啼生七日而超

其拓地萬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據守敦

煌

四郡謂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也

并域屬國一郡領方

并西

域以屬國都尉主之以

立侯隅北建護西

敦煌一郡部領西方也

梁

三

西

羌捶驅氏棘寥狼叩苻

捶擊也寥狼猶擊也氏棘叩苻並

西南夷號

東攢烏桓蹂麟滅貊

字書攢即摩字方言摩滅也蹂

踐也麟轆也滅貊東夷號也

南羈鈎町水劔疆越

羈係也鈎

町西南夷也水劔謂戈船將軍

殘夷文身

海波沫血

穀梁傳越人被髮文身沫血水沫如血也

郡縣日南

漂檠朱嵯

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

南朱嵯儋耳九郡漂檠謂摩近之也

部尉

東南兼有黃支

會稽東部都尉也前書白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

黃支國俗與連緩耳瑣雕題緩耳耳下垂

畫也題摧天督即天牽象犀椎蚌蛤碎瑠

瑠瑠甲瑠瑠狀紫鱗瑠瑠形似龜出南海甲

鱗大龜亦瑠瑠之屬也於是同穴裘褐之

域同穴挹婁之屬也共川鼻飲之國駱越

父子同川而浴莫不袒跣稽顙失氣虜伏

言其恐懼如奴虜

後漢書

勸賣劍

漢龔遂爲渤海太守乘傳至渤海界郡聞
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
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者持鉏鉤田器者皆
爲良民吏毋得問

鉤鎌也

持兵者乃爲盜賊

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

罷讀曰疲言爲盜賊久心亦疲厭也

渤海又多劫掠相隨聞

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鉏盜
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

貧民

假給與也

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

俗麥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

民務農桑令口種一畝榆百本糴五十葱

一畦韭

每三口即如此種也

家二母彘五雞

每一家則如此

養之也

民有帶持刀劔者使賣劔買牛賣刀

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

後漢書

劔循行

蓋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

不以實也

左遷為衛

司馬

如今衛士令也漢注有衛屯司馬

先是時衛司馬在

部見衛尉拜謁常爲衛官繇使市買

繇與從同

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

衛尉官屬也

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

府門上謁辭

私見使而公辭尚書也以法詰衛尉府門上謁也

尚

書責問衛尉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

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輶上奏辭

天子出爲天子

先導光天子發故上奏辭

自此正焉寬饒初拜爲司馬

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

禪音單共
字从衣

冠大冠帶長劔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享罷衛卒

得代當

歸者也

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

留共更一年

更猶令言
上番也

以報寬饒厚德

書

後漢

賜呼韓邪玉具劔

呼漢邪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

婁力于反

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鉤于利受入侍

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

原塞

款即也

願朝三年正月

會正旦之朝賀也

漢遣

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

爲陳道上

所過之郡每爲發兵陳列于道以爲寵衛也

單于正

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

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綬帶衣裳

黃金璽韞綬

韞古戾字草名也。以良漆綬也。

玉具劔

標首鐔衛

盡用玉爲之也。

佩刀弓一張矢四發

發十二矢也。

終戟

十

有衣之戟也。

安車一乘鞍勒一具

勒馬轡也。

馬十

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

龍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

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

道讀曰導長平涇水上坂

也。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

毋謁

不令拜也。

其左右當戶之群臣皆得列觀

劍筴

卷八

五武

五

平陽草堂
三〇三

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
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
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

徐自爲所築者也

有急保漢受降城

保守也於此自守

漢

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
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
于出朔方雞鹿塞

在朔方窳澤縣西北

詔忠等留衛

單于助誅不服

又轉邊穀米糒

糒立備乾飯也

前

後三萬四千斛給贖其食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

後漢書

藥劍傷

漢送少王烏孫主解憂弟相夫也至燉煌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娶子泥靡代爲昆彌號狂王長羅侯常惠上書

昆彌烏孫正號也翁歸靡其人名也願

留少主

宗室女也

敦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

元貴靡爲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大鴻臚蕭望之復以爲烏孫持兩端難約結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得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于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鴟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

意副候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爲烏孫
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壯士拔
劍擊之劍旁下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
沈瘦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
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乃解去漢遣
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二十斤

漢書

漢賜南單于珪劍

建武二十六年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

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繒綈綬

繒音戾草名以繒草染綬因以爲名則漢諸侯王制繒綠色綈古綈反說文紫青色

也安車羽蓋華藻駕駟珪劔弓箭黑節三

駟馬二黃金錦繡繒布萬匹絮萬斤樂器

鼓車祭戟甲兵飲食什器

後漢書

賜北匈奴斬馬劔

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

及來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酌答之禮宜司徒掾班彪立橐草□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離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

著及漢滅郅支

元帝時郅支坐殺使者谷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

西域兵

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

誅斬之
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
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
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
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
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乘
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

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
善惡之効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
親款誠已達何憊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
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
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
馬裘今齊雜繒五百匹弓韃韞九一矢四
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
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

尚方少府屬官作供

劍多

御器物故有斬馬劍
言劍利可以斬馬也

單于前言先帝時所

賜呼韓邪等瑟箜篌皆敗願復裁賜

言更請裁

賜也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

務竿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齊

言不

齊持往遺也

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

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後漢書

陳兵見劍

赤眉樊崇與劉盆子及大將等奉璽綬劍

壁班祖不即見陳兵于洛水見盆子等謂
盆子丞相徐宣曰不悔乎宣曰不悔上歎
曰卿庸中皦皦缺中錚錚也

東觀漢記

賜北匈奴玉具劍

永和四年正月北匈奴乞降賜玉具劍羽

蓋車一

駟

後漢書

異國進百金劍

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石馬又進珽劍價

直百金上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

東觀漢記

賜匈奴玉劍四具

永和三年竇憲立於涂鞬爲北單于四年

遣耿种即授璽綬賜以玉劍四具

後漢書

賜兜樓儲玉具劍

安帝二年立單于兜樓儲天子臨軒賜玉

具刀劍

後漢書

魏賜匈奴璠劍

魏黃初六年十二月更授匈奴南單于璽
綬賜之珪劔

魏志

海中執劔

高句麗者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初朱
蒙在夫餘時妻懷孕朱蒙逃後生一子字
始閭諧及長知蒙爲國主即與母亡而歸
之名之曰閭達委之國事朱蒙死閭達代
立乃征夫餘夫餘大敗遂統屬焉莫來子

孫相傳太和十五年遣大鴻臚拜璉孫雲使持節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賜衣冠服物車旗之飾又詔雲遣世子入朝令及郊丘之禮神龜中雲死靈太后爲舉哀於東堂遣使策贈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又拜其世子安爲安東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

郡開國公高句麗王正光初光州又於海中執得蕭衍所授安寧東將軍衣冠劔佩及使人江法盛等送於京師

魏書

封劔送行臺

獠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于邛笮川洞之間所在皆有種類甚多散居山谷無氏族之別又無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暮阿段婦人稱阿

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蘭干蘭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徃徃推一長者爲王亦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貴族也鑄銅爲罍大口寬腹名曰銅爨旣薄且輕易於煖食孝昌初諸獠以始欣貪暴相率反叛攻圍巴州山南行臺勉諭即時散罷自是獠諸頭王相率請行臺者相繼子建厚勞

賚之始欣見中國多事又失彼心慮獲罪
譴將蕭衍南梁州刺史陰子春煽惑邊陲
始欣謀將南叛始欣族子愷時爲隆城鎮
將密知之嚴設邏候遂禽蕭衍使人并封
始欣詔書鍬券刀劔衣冠之屬表送行臺

魏書

真臘劔

自國主以下男女皆椎髻袒裼止以布圍

腰出入則加以大布一條纏于小布之上
布甚有等級國主所打之布有直金三四
兩者極其華麗精美其國中雖自織布暹
羅及占城皆有來者徃徃以來自西洋者
爲上以其精巧而細樣故人惟國主可打
純花布頭戴金冠子如金剛頭上所戴者
或有時不戴冠但以線穿香花如茉莉之
類周匝于髻間項上戴大珍珠三斤許手

足及諸指上皆帶金鐲指展上皆嵌猫兒
眼睛石其下跣足足下及手掌皆以紅藍
染赤色出則手持金劔百姓間惟婦女可
染手足掌男人不敢也大臣國戚可打疎
花布惟宮人可打兩頭花布百姓間惟婦
人可打之新唐人雖打兩頭花布人亦不
敢罪之以其暗丁八殺故也暗丁八殺不

識體例也

真臘風土記

諸王剎利劔

若諸王剎利以水洒頂得爲人主整御大地有五儀式一劔二蓋三天冠四珠柄拂五嚴飾履一切除却復有三臣一有忠信無伎能智慧二有忠信伎能無智慧三具忠信伎能智慧初名下士次名中士後名上士若不忠信無有伎能亦無智慧當知此臣下中之下

法苑珠林

援劍

爾朱榮之入洛也以高敖曹自隨禁于駝
牛署榮死魏帝引見勞勉之兄乾自東冀
州馳赴洛陽帝以乾爲河北大使敖曹爲
直閣將軍使歸招集鄉曲爲表裏形援帝
親送之河橋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
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倘有變可爲朕河
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敖曹援劍起舞誓

以必死

魏書

火精劍

火林國有火精劍

詳見
剛采

唐建中二年火林

國所貢云

杜陽
雜編

碎劍匣

唐德宗始于行在無藥餌以備將士金瘡
時有裨將爲流矢所中上碎琥珀匣以賜
之其匣即火精劍匣也近臣諫曰陛下奈

何以裨將金瘡而碎珣匣上曰今兇奴
欲恣逆危社稷是軍中藉材用人之際而
戰士有瘡如朕身之瘡也昔太宗剪鬚以
付英公今朕以人爲珣豈以劔匣爲珣也
左右及中外聞者罔不感慨

杜陽雜編

鳥吞劔

真臘國有葛浪山高萬丈半腹有洞先有
浪鳥狀似老鷗大如駱駝人過即攫而食

之騰空而去百姓苦之真臘王取大牛肉
中安小劔子兩頭尖利令人載行鳥攫而
吞之乃死無復種矣

朝野
僉載

樂浪人獻劔

貞元十年七月庚辰賜南詔印韋臯請以
黃金從之九月辛卯使濛湊羅棟等獻鐸
樂浪人劔朝見于麟德殿賜賚甚厚

唐書

石擊劔

僖宗中和中阡能黨愈熾侵淫入蜀州境
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仁
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將兵五百人往代之
未發前一日有鬻麪者自旦至午出入營
中數四邏者疑之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謀
也仁厚命釋縛溫言論之謀遂以仁厚之
意潛語寨中人明日阡能聞仁厚將至遣
羅渾擎立五寨于雙流之西伏兵千人于

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訶知引兵圍之下
令弗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日
所以語謀者賊大喜呼譟爭棄其甲兵請
降拜如摧山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語
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擎狼狽
棄寨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乃取渾擎
旗倒擊之每五十人爲隊揚旗疾呼曰羅
渾擎已生禽送使府大軍行至汝曹居寨

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
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
僧大驚拔劔遏之衆投瓦石擊之共禽以
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

盧多遜
五代史

劔信

後唐清泰中潞王至陝僚佐說王曰今大
王將及京畿傳聞乘輿已播遷大王宜少
留于此先遺書慰安京城士庶王從之遺

書諭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弘昭馮贇兩族
不赦外自餘勿有憂疑康義誠軍至新安
所部將士自相結百什爲羣棄甲兵爭先
詣陝降纍纍不絕義誠至乾壕麾下纔數
十人遇潞王候騎十餘人義誠解所佩弓
劍爲信候騎請降於潞王

五代史